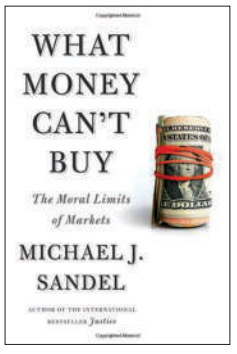
我们正迈向一个一切都被拿来售卖的社会。在机场、餐厅和游乐园，你可以付钱插队，在公共决策中，排放污染的权利也被拿来金钱交易——而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是有害的。

——迈克尔·桑德尔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1953年3月5日—)，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公共哲学》、《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等。桑德尔以其在哈佛讲授的公开课《公正》而广受欢迎。

有钱人就不需要排队了吗?

桑德尔思辨市场与道德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金钱所买不到的：市场的道德界限》
Michael J. Sandel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 2012年4月版

没有人喜欢排队。人们早就知道，在一家时髦的餐厅，给侍者塞一张漂亮的小费可以在一个人多的晚上帮你缩短等位的时间。这样的小费带有半贿赂性质，因而被谨慎地对待。没有餐厅会在窗口贴一张告示，宣布只要给店主塞一张钞票，你就能立刻得到座位。但在近些年，出售插队的权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机场安检处的长龙让坐飞机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等待。那些持头等或商务舱机票的人可以走特别通道快速到达安检口。英国航线称之为“快速通道”，这项服务还可以让付钱更多的乘客优先通过海关检查。然而，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头等舱，于是航空公司开始向经济舱乘客出售插队的权利——例如，在戴高乐机场，乘客支付3法郎就可以被带到安检队伍的最前面。

游乐场也开始出售免去排队的权利。过去，游客可能要在热门项目前面等上几个小时。现在，奥尔顿塔和其他的一些主题公园给人们提供了避免等待的方法：奥尔顿塔出售的“快速通道”票可以带你到达指定项目的队首，票价10－85英镑不等。在索普公园，一张不限次快速通道票售价70英镑，而在乐高主题公园，你可以用70英镑买一张终极Q-Bot，为自己在实际的队伍中预订一个位子，这样可以省去95%的等候时间。有趣的是，游戏场通常会对他们售卖的这种特权十分低调。为了避免激怒普通游客，一些公园会引导他们尊贵的游客从后门或单独的通道进去；有一些则会派专人护送VIP游客插队。需要如此慎重正好说明付费插队——即便是在主题公园——令人不安地与常识相悖，我们认为公平意味着等待轮到你自己。

为什么要担心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被有价出售的社会发展呢？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关于不平等；其二是关于腐败。在一个一切都被出售的社会中，生活对于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来说会更加困难。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裕(或者贫穷)的意义就更大。同时，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贴上价签可能会腐蚀它们。付钱让孩子读书可能会让他们读得更多，但是这可能会使得他们将读书看成一件差事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内在快乐的来源。有时候，市场价值会将那些值得关心的非市场价值排挤出去。

多年来，瑞士一直在寻找一个堆放放射性核废弃物的地方。虽然这个国家严重依赖核能，但是很少有社区愿意让自己的地盘成为堆放废料的地方。一个被指定为可能的核废料堆放处的地方是瑞士中部一个叫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在就这个事件举行公投不久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在该村的居民中间进行了一次调查，询问如果瑞士国会决定将核废料堆建在当地，他们是否会投票同意这项决定。虽然社区居民广泛认为这个设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居民中有微弱多数(51%)说他们将赞成这个决议。显然，他们的公民责任感战胜了他们对于风险的担忧。然后经济学家加了一个甜头进去：假设国会提议将设施建在他们的社区并且每年给每个人提供经济补偿，那么他们会赞成这个决议吗？

结果：支持率下滑了，而不是上升了。增加经济激励使得支持率减半，从51%变成了25%。更进一步地，即使增加激励也不起作用。经济学家将经济补偿提高，但是结果没有变化。当补偿提高到每人每年5300英镑，大大超过了月均收入的平均值时，居民仍然不为所动。在其他反对在自己居住地建核废料堆的社区，调查发现人们对金钱补偿的态度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但却是相似的。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愿意接受核废料堆反映了一种公共精神——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依赖核能并且核废料必须堆放在某地这一点的理解。如果他们的社区被发现是最安全的堆放点，那么他们会愿意接受这一负担。在这种公民责任的背景之下，金钱补偿看起来像是某种贿赂，一种收买他们选票的举措。事实上，83%的拒绝金钱补偿提议的人解释说他们拒绝是因为他们是不能被收买的。

翻译：乔苏

推特小说

“人们看东西的方式很少会如你所愿。一个人出场后的头三十秒至关重要。如果你的观察和投射遇到了麻烦，就专心于投射。成功的投射的必备要素是：咯咯笑、光溜溜的大腿和娇羞。目标是无法抗拒又不露痕迹。成功的话，他会眼前一亮。”这段话是美国女作家珍妮弗·伊根推特小说《黑盒子》的第一部分，写的是一位女间谍的心理活动。

□贝小戎

如果有哪位作家能证明推特适合发布小说，伊根是最合适的人选：她一直致力于探索小说的形式，她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恶棍来访》由13个没有联系的部分组成，其中有明星专访，还有一章全是PPT。去年7月她在《卫报》上发表的一个短篇《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要做的事情的清单。但很多人并不看好她的推特小说，因为推特这种媒介的长处是及时性和互动性，在上面读小说很不连贯。甚至有人说：“对不起，伊根。推送你的作品就像用月经画画。最终的产品比你用的生产手段更重要。”

《时代》周刊倒是表示欢迎：“谢天谢地，现在推特上不只有突发新闻和只言片语。人们试验了用推特叙述历史、广播名著、创作巧妙的信息图。日前，《纽约客》开启了一场新的试验：推送珍妮弗·伊根特地一条一条创作的小说。”这篇8500字的小说在十天内，每晚八点至九点，每分钟发一条。在推特上首发，然后才在杂志上发表。伊根并不经常使用推特，但她写这部小说的手稿是一种很像推特的日本笔记本：每一页上有八个长方形。

伊根在发布小说的时候，《时代》周刊做了一个名单：“14位我们希望在推特上发布作品的作者”。这14人分成几类：有的是创作形式跟推特很契合，如海明威，有的人其实刚好跟推特格格不入，如塞林格和弗兰岑。

排在第一位的是简·奥斯丁：“在充满惊人的谎言和诽谤的推特上，奥斯丁的文字会是一缕清风，因为她只写被广泛认可的真相。但我们担心她会把它用作约会网站。”还有另一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开头是“达洛卫夫人说她亲自去买花。因为露西已经有活儿干了。”整部小说写的是达洛卫夫人准备一场派对。听上去正是如今的少年们漫不经心地在推特上发布的内容。

卡明斯：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不管语法规则，不使用标点符号、首字母不大写，他的文字就像现在孩子们的短信一样。

乔纳森·弗兰岑：弗兰岑鄙视、嘲讽推特，结果有人在推特上反击他，出现了“弗兰岑讨厌的东西”这一标签：除了推特，他还讨厌美国派、小猫、小鸭子以及所有不到25万字的东西。英国女演员明妮·德里弗发的一条推特说：“乔纳森·弗兰岑讨厌月亮。它的光不真实，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还有一位说：“推特其实就是为弗兰岑这样的人而发明的。每次他说的话超过140各字，他就会自取其辱。”双方该休战了。瞧瞧弗兰岑对推特最新的驳斥：“推特代表所有我反对的东西。很难用140个字引述事实、建立论证，那就像卡夫卡决定拍一部解释《变形记》的视频。或者写一部不含字母P的小说。”这句话就是一条完美的推文。

马克·吐温：这位幽默作家非常适合推特。他的俏皮话都不超过140个字，如“所有的一概而论都是错误的，包括这句话本身”。还有王尔德。

海明威的句子简洁又充满细节。这位喜欢历险和饮酒的文人应该会发大量推特。他说“醉时写作，醒时编辑”，这跟推特的及时性不太符合，他可能醒酒后会后悔自己发了一些东西。但他仍然是推特的原型。当有人跟他打赌，让他用不到十个字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写下了“出售婴儿鞋。全新的。”这是一流的推文。

责编 吴永熹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庄文湄